

繡像繡鞋記

第一冊

特別

^19

3301

1



八一九  
3301

光緒丁未刊

# 繡像繡鞋記

翰文齋梓

忠心清正張青天為送出仕永  
不偏二



女  
告仕  
訪真  
情

拿佳亂奔報仇冤

張知縣

2005-5599

心中奸詐李弘斧暗害燒王宴冤  
曲大數自有天定就那知害人害  
自己



李弘斧

張端泗



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袁翁婿到公  
堂仙姑解此災

秀庄已

瞞怨由已做事偏輸錢借身張  
家灣



財運  
不至  
招坡乱受盡五行坐南徑

正是呆

忠孝節義令人敬為夫喊冤列官所

倫姐

及身哭瓜

孝婆

母



因坊天仙送兜童

秀書

存姐

存姐巧计自然成

点动姐

女上



群叙

二人進城把壯告太守恩賜忠

孝牌

新刻鞋記卷之一

奉劝人生在世

字中神灵如見

做事夫心哄社

况直有椿異事

惹出一場禍患

綉鞋墜落地

衣服成了財証

殺益之冤堪嘆

救相丈夫美少年

不可仗勢行奸

善惡終有报应

上天亲眼观看

奇向遠近相傳

始亏李氏武奪

将他要当賊亦

立刻送到当官

幸有倫姐胆大

俠女真可称賢

行奸使深枉煞

遲早俱見猜疑

定保借当法

平定冒忌衣衫

上了刑具寄

当堂去把鞋穿



武李詆良為盜

官司立時就香

正定知縣法精

天理良心出現

提出王氏定保

填上李家一玩

充軍發配上南

方解萬民之怨

这四首既江月是說直托正定府正定縣新任法知縣做家清  
廉至公无私一旦軍民蒙恩感德人七都稱他法青天他與礼  
出了一件異事遠近傳聞紛七乱講敢說是件甚么異事呢原  
來這正定縣礼有一人姓王名叫王潤字修身在城東王家灘  
居住自幼娶妻郭氏生的典雅溫柔性情爽淑夫妻二人俱好  
行善恤老憐貧濟困扶危為僧齋道補路修橋射行方便廣積  
陰明

嘗言說上天不昧好心人

須知道這句話見果是實

却原來春風過去多秋雨

又何必禍福因由更向人

天地間若知報應循環理

也就是公平做事莫欺心

再休相小人行險以僥倖

是必要君子居易而安公

大了爭後退一步由餘地

方不可乖巧心机使十公

自古道為人忠厚傳家遠

似如也刻薄成家難久存

豈不知善惡到頭終有報

人何不積些阴工苟見孫

正定吳王潤夫知多行善

因此上郭氏房中產麒麟

王潤之妻郭氏所生一子名叫王定保生的眉清目秀唇紅齒  
白真有潘安之貌米玉之姿父母愛之如同珍玉王定保有不

姑娘家姓姓住在王家灣西南上些家灣這法家灣是個鎮店  
集場一年春秋兩季有會他姑姑娘家來接王定保母子前去  
趕會看戲母子二人遂到張家灣來姑嫂二人叙禮以畢姑外  
說定保見如今出落的更俊了再娶个俊媳如做一对兒方好  
正說之間辰陽女孩倫姐走來玩耍郭氏見倫姐生的俊秀俗  
例遂向姑外問道這是誰家小姐七好个美貌女孩兒姑外說  
嫂此你間的這人女兒么

王氏面帶笑

嫂七听根源

这个小女子

俗例非等閒

乳名叫倫姐

為孩甚口甘

后院牆上女

常在這邊玩

现如今屈指算來六岁正

仁德象說話始同十二二

原秀你外生女兒小存姐

他两个恰好同更是一年

最可喜妮子生來多乖巧

巴裏的兩隻金蓮小又尖

嘗言說一分貌像一分福

結昏因我家大主也該担

到如今高門不成低不就

他谷外俱不应心都欺嫌

我若自咱家孩兒王定保

有倫姐法作一对並頭連

見人家親上加親更亲熱

我有心給您做个撮合山

正是他姑嫂二人相答話

恰好的后边牆上到前边

姑嫂二人正然叙話恰好后院內氏婦七來至嫂七房中見了  
定保之母郭氏帶笑拜了兩拜問曰您姪子這一向你却好么

郭氏慌忙还礼讓坐請他合家的安好。肖氏指自王定保笑說：「這是你近前小亭生么？」郭氏答曰：「是呢。」肖氏說：「好！實在你的命好哩！生的兒子一瓜的福相，聰明后日必能讀本上進，做個大官，給你掙頂封誥，要做老太太的。」郭氏笑曰：「太過稱了，定保孩兒醜陋不堪，叫你見笑。」哩那！禮敢上你家大姐容貌俊秀，幸止端詳后日必配富貴之家，享福受榮光。且父母二人有說有笑，說話甚是亲熱哩。」

二人誇獎女，彼此互稱道：「这个能言諱，那个会不套。」說前个姑外王氏心歡，盡笑吟七口呼嬌七肖氏如，又回頭叫若嫂七听根由。

最可喜定保偷姐，孩两个像一对玉女金童，下了界。又答上年庚相若彷彿太，細看他花容身材一椽高。您两家直尋門当南戶对，論亲戚班輩不差路不遥。总不如共結朱陳，結赤音，我結您繫足紅繩拴一條。王氏如当面為提媒，亲事小偷姐滿面含羞就走了。

王氏当面提媒，兩家俱答願。又偷姐才六七岁的，女孩兒就通人性，听出話音，粉面无在抽身的，就跑了。肖氏說：「嫂七為媒，亲上結業如此甚好，但兒女昏因人生大事，你我俱是女流，難以自主，必得各人回家商議，男子方可結業。」言罷，辭別而去。定保母子二人在姑外家看了兩三天戲，方才回家，就把張家灣也



姑外提亲之事商之丈夫王涵人因着送件亲事乃嫡亲胞  
 妹为媒法家女孩儿又是夫人韩氏亲眼见过的生的聪明伶  
 俐容貌秀美所以他的心中十分如义次日就把情愿做亲的  
 话使人送信到张家湾着姑外成全此事姑外一見此信满心  
 欢喜哩

张家湾得了一逆会亲符  
 好不待喜坏王氏他大姑  
 急慌忙后院去对嬷嬷上講  
 肖氏如滿口应承誰肯不  
 他自從一見定保十分愛  
 人家时早已商同他丈夫  
 張端酒欣然允諾把亲許  
 一盞的表礼花紅俱不同  
 說甚么千金准配是古礼  
 却是酒醴猪羊半吉

也不过為上眷弟頓首拜  
 紅全箇中决疑帖大称呼  
 何尝有年庚名命甫三代  
 也僅止媒妁相佳一紙丕  
 王定保该合倫如借秦晋  
 他二人这段姻緣成的速  
 法王兩家結亲換啟这也不必再說單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王定保七岁上入學攻本不覺就是十年長成一十七岁也就  
 讀的将近明白了學生們瞧着先生不在家就弄出一件事來  
 只因弄出混賬事  
 苦了定保小生

莫道教本寧福  
 先生苦楚頗多  
 自把青毡坐破  
 若一出門散步  
 百般嬉戲舞婆  
 誰肯安然淨坐  
 水房就像滾鍋

請看王氏定保

讀本堂在南李

師父會課過河

同窓在文歡樂

起先攪不乾酒

然後商文賭博

死知死堪胡作

弄出一場大禍

西江月 墨言 正本說的是王定保在南李攻本 这一日先生赴西村會課去了 同窓們即便任文道過小的跳上打下的戲耍大的就擄不沽酒人醉之后又大家商文着賭博 这老房礼又少牌又沒有戲了 何能賭博呢 取人无奈只得猜不壓宝

崇言說颠狂最是小孛生

一个家百般嬉戲似猴精

这一日師付河西去會課

大夥子擄不沽酒飲刘伶

滿屋礼嚷的嚷來鬧的鬧

好一似去了王子乱了陣

起先是賭酒行令把拳鬧

次后来猜不壓宝犯本应

人說是才子多狂真不假

王定保醉來年幼无正經

也是他大禍林頭活倒運

一場子銅不走了八千零

敢說这孛生們在老房礼那的这些个來呢他原是一个大个 当一百当日賭牌次日必还同口說下荒唐誰走了若不还不 便非君子自今以后皆以小人呼之 这王定保走了八千多个 恐怕父母知道不依又怕先生曉的受責有心不还又不肯落 坏他人之名但愁沒有弄不之法 此人終是年輕胆小不敢告 訴他人自己阿七无語忽然計上心來暗自說道有了我不免 到法家清姑外家礼借宗当頭來还了本不过甘再慢七生法

瑯治不来回当可也主义已定出了孝堂直奔法家湾寻我姑  
母来了

王定保欠身立坐出老房  
要往那法家湾礼我姑外  
行走间低头无语长吁气  
几回家紧促双眉暗礼伤

咳  
傲悔煞酒醉年轻失主义  
敢不该压宝徇个人赌场  
倦大家未曾下手先盟誓  
不还个小人名子我难当  
又吞上堂上双亲多致谨  
更有那师尊管束在孝堂  
倘若父母先生知一字  
脱下了身遭责脩面无光  
这一回事急投亲把当借  
真算是无耻之人幹不良  
聖人云过而不改是为过  
好叫人痛悔前非欲断腸

王定保自嗟自嘆往前走  
不忿的來至姑母大門傍

王定保思相之間不免已到姑母門前看了看大門緊閉土前  
双手一推並推不開原來禮边上着門鎖定保见此光景心中  
十分难受遂又暗自思曰從前我也曾走姑家心中不是这个  
滋味今日來求周濟非比死故探親嘗言說入山打馬易開口  
告人難姑母慷慨允借也还好些倘若不肯那就是在費口舌  
空惹羞辱了況且又是借當去還賭博之不莫論姑母肯借雨  
不肯借搥脫不了這一場責脩咳如今思相起來令人好生煩  
惱也

王定保門前姑立促肩梢  
不由的愁眉交集心礼焦

咳 我從前姑母家中嘗走動 却不曾來求周濟把孝挑

現如今姓家清礼投亲眷 也記的还是当年路一條

是怎么大門緊閉牢拴鎖 他莫非知我前來走這遭

这一回來向姑外把當借 只凭着未曾法口先害舉

我不免不要開門回去罢咳 去房礼討欠之人未肯饒

才知道吃酒賭博沒脾氣 到如今空自后悔狂徒勞

王定保前思后相無記奈 不得不高声呼喚把門敲

一声七双手斧拍兵七响 從礼边出來倏俏女多嬌

王定保手扣大門高声呼喚停不多时自内礼出來一位女子

年紀十六七岁生的体胎風流模樣俊俏若論大闺女之中就

算数一数二的人材敢说此友为堆呢这原是王定保姑母之

女乳名存姐乃定保嫡亲表妹而定保之妻唐倫姐是同堂姊

妹二女同庚倫姐比存姐些湏大几个月就叫倫姐把个姐七

估去了此日父母不曾在家他自已在家礼看門听的有人拍

門呼喚因此他自已出來開門人人一见王定保略叙儿勾兒

妹二人同往家中來了要知后事且看下回

奉劝人生在世 于方不可賭个 賭个必要受几

真是莫大破綻 輸贏姑且莫論 人品下眼相看

飄蕩金良賈 田宅 还喪许多体面

清看王家定保 平空入了套圈 落的閉口告人

徒勞自嗟自嘆

相煩嫡亲表妹

妻子借布衣衫

惹出一場大禍

自作自受誰怨

西江月 罢言扁正本话说存姐嚷着王定保一同到家共入中堂坐下存姐慌忙褰烟打火满面含笑问曰哥七怎么一向通行不來走七了王定保说只因在李和瀆里不得空闲少來請姑夫姑母之安多七有罪請問妹七姑夫姑母俱不在家却往何處去了呢存姐说哥不知道么前月二十八日東院有我一個大姐七出了嫁今日正是三朝令外因此都去給他園飯去了哥七今到來想必有事故么怎么臉上不大欢喜呢定保闻言不由道失声而嘆低頭不語存姐说哥七有何難為之事只

官武來待犯甚么難為王定保说姑夫姑母既不在家说了也是枉然存姐笑曰哥七说话也就太輕視人了你姑母一生一世就是小妹一人並無哥嫂大小事情小妹也能主他二三分哥七說七你的事情小妹能主就自主了不能主就等令外來家怎么惹不说呢

哥七呀休说小妹是女流

请说来我也能給你分憂

莫非是得罪同窓惹下事

但恐那先生知曉苦追求

我素知归令姑母皆虔謹

又怕他除嫌打罵不甘休

弄的你躲閃不敢归家去

因此才出外逃季來吊猴

似這樣些三頓小事不閑係

小妹七一面承当你莫愁

並不用姑夫姑母將你送  
咱二人去見於母合日  
他若是說不依就頭頭  
不過是特愛撒嬌哭不止  
愛保就准我人情將你收

哥七呀小妹虽是女流心思頗多我今猜着你的病了不曾呢

小存姐春風滿面声七問  
王定保聞言又是一番羞

存姐于伶百俐來向表兄王定保滿面通紅欲言又止存姐說  
哥七咱原是表兄表妹有甚么話還說不到家呢你是作下的  
甚么孽實說了去呀王定保臉上紅了几陣这才說道我待不  
說到此為何來呢說起來又怕妹七見笑事到其畢也就不得  
說了遂把先生不在老房同窓吃酒賭不輸不借當之事訴說

了一遍存姐聞听此言不由的也吃一京

小存姐聞言京俱促眉尖哥七你如今這樣心胸不走走玩

既然在南季以礼把才壞  
原就盖用正尽力念待哥七

等到那大比之年去赶考  
弄一个独占熬頭你居先

那時節夫榮妻貴双七樂  
不枉俺姐七合你把亲聯

却恁么十六七岁孩子勢  
而竟自不壞詩之却賭不

又答上没有正經心胆大  
一場子敢輸同个七八千

堂言說吃酒賭个量豪当  
你相七老下仗自甚么还

偏七又今日來的不湊巧  
正遇首堂前母亲上外边

尺把那新鮮衣裳穿了去哥七  
好叫人欲做人情左右难

小存姐对省表兄把话讲  
王定保面红过耳带着羞惭  
王定保听说新鲜衣服俱被姑夫姑母园饭穿去心中就打了  
望颈子去了欠身立坐夺门就走存姐慌忙近前一把拉住  
说道哥是个济老的人如何这等急呢你且慢走待小妹合  
你抹过湾转借个罢王定保只得复又坐下说道我今背着  
父母私自而来又等不的姑夫姑母归家妹上你一个女孩儿  
你待那礼由我抹清转借呀存姐笑道哥上尝言说没有打席  
手不攬席皮不小妹去我一个人问他转借要保一到就申王  
定保问曰去向何人转借就这般样容易呢你先对我说上小  
存姐说难处不去上处不难待去转借衣服还得打着你的

旂号哩王定保说妹上前去使脸如何却打我的旗号呢存姐  
又言微上而笑

存姐微上笑 尊声王表兄 小妹去转借 衣服甚现成  
这个人实心实义合你原 比着那尋常交往不相同  
去借他几件衣服当一当 他必然见面生情滿口应  
恁二人十数年前结朋友 到如今时刻挂心将你疼  
俺两个自幼相交十分厚 他尝在死人之处向表兄  
托付我好言劝你把老念 从已后你要登科他爱菜  
分外的还有许多知心话 却就是不便说来再你所  
现如今去向此人把衣借 少不得通姓字表兄名

若不煞叫他前來当面講

您两个兩下对面必生情

小存姐說話之間抿嘴笑

王定保秉手開言問一声

存姐言罢定保笑而問曰妹上你且說明畢竟這是何人存姐  
笑道哥上堂言說响鼓不用沈垂明人何必細講你也知道是  
誰却就是明知故問呢王定保說愚兄實係不知豈有故問之  
理存姐笑曰我實合你地罷呀那原不是別人就是后院婦上  
家姐上沒娶過門的俺那表姨哇王定保滿面紅說道妹上休  
要取笑俺二人雖是夫婦却还不曾過門恁好就去向他借當  
而且現有岳父岳母在堂他也難以自主妹上不必去借存姐  
說你豈不知女大外向么俺二人最相知心口得聽過叔父娒

拜兒他那新做朱同侯做媳婦的衣衾信几件來給你梳七急  
罢这件事除了后院俺姐上天知地知你我知

詩只為求不在空堂

昔人私自借衣裳

曰張門小姐賢而慧

愛情才郎几害郎

俚詞勾開言曰王本話說存姐辭別表兄出了中堂回到厨下  
殺雞烙餅款待定保上上在中堂独坐多時不見存姐回來心  
中不由的又犯起尋思來了

小存姐回厨做飯去待客

王定保中堂独坐促双眉

几番家朝天仰面長吁氣

滿腹中腸迴九轉后悔遲

最不该醉酒幹下丟人事

上前來无奈投亲这一回



惘然人事不遂心偏湊巧

恰遇着姑丈姑外皆不回

怯表妹后院去将衣服借

怕只怕被人罵我賭小賊

弄一个借债不隨空法口

才叫人枉惹羞慚滿臉灰

倘若是岳父岳母知一字

不消说芥口紛七说是非

落的来亲未过门先遭笑

这是我话柄自出埋怨谁

王定保前思后想频搔首

自外边來了嫡亲表妹七

王定保正然思相只见存姐自门外端来酒飯摆在卓上笑说  
道父母俱不在家没有甚么給表兄吃半盞水酒几碗便飯及  
没人来相陪表兄也不是别人你就托实自己吃着酒飯小妹  
一到后院去借衣服不久就要回来言罢向外去了王定保借

七杯將酒道好一七伶俐表妹虽是女孩勝似男子后院他姐七

若能敢上表妹这样玲珑可謂英慧佳人平生之原足矣思相  
之間自斟自飲酒飯行這且不在話下單說存姐自前院來  
至后院俏七的進了倫姐綉房倫姐正在紗窗之下坐在床上  
扣花一見存姐進來恍恍美面相迎拉衣讓坐向日妹七你的  
戔紅綉花膝褲腿兒挑完了不曾呢存姐說刺有兩個蝴蝶還  
沒挑完倫姐笑道今日大令大外俱不在家甚是清閒正好自  
做生活怎么兩個蝴蝶還沒挑完呢存姐忽然心生一計便要  
來打倫姐之趣哩

说起小存姐 生来有机变 要耍他姐七 展眉開笑面

父母不在家 一人甚冷淡 独坐光打盹 針指做的慢  
蝴蝶交難插 小着几色線 特約來請你 前去看一看  
若是吧瞎話 死的布胡爛

一伸手拉着姐七快忙走 小倫姐認以為真不作難  
只說是姐妹前去把花扣 那知道其中藏着巧机関  
这佳人欣然根着存姐走 二女子扶着扶手欵金連  
回手晃就把綉房門帶上 笑吟七朵立后院直向前  
小存姐不住回頭偷眼肖 他極會假裝圈套哄婢媼  
不多時來到前院中堂外 只見也門上高懸紫竹簾  
存姐用手掀開簾子把倫姐双手拉着用力一推笑着說道姐

姐你進去罢倫姐一步門外一步門礼抬頭一看呀呀

桌前晃摆着杯盤成酒飯  
只見他溫柔典雅多重正  
这佳人翻若京鴻往后倒  
喜的个存姐拍于台上笑

正位上端坐青春美少年  
論貌像俊如宋王蔡潘安  
你看他粉面通紅去不还  
欵金連又跟姐七到后边

倫姐一見中堂有个少年男子又不知是何人只羞的粉面无  
紅把存姐愁了几眼急忙往后去了存姐把掌大笑遂后根求  
笑而呼道俺姐七呀人来请你同去扣花怎么连个針还没穿  
上你就跑回來了这就是求若你也巧七了就这們样拿頭埋  
角的礼倫姐也不容言只用双手往外奔推存姐笑曰姐七有

话说呀待依着的拥人做甚么。偷姐这才把存姐又愁了几  
眼没好气的说道：「难毛妮子，你有做伴的罢呀，还叫姐上前去  
醉何勾当呢？」

小偷姐双眉蹙，促咳良牙。  
你看他用手一指，浣口骂。  
东院礼姐七出嫁三日正。  
原就该房门紧闭，闺中坐。  
而竟然勾把少年男子汗。  
人岂堪女大生心多外间。  
还要亲甚言巧语，将人哄。

一霎时怒生粉面，起红霞。  
骂了声难毛妮子，漾没法。  
去回饭六爷大外不在家。  
才算个美良贞，饰女娇姓。  
弄了来藏在中堂，待酒茶。  
这一句话，真当真果不差。  
叫姐七前院绣房去扣花。

「岂不知男女别嫌是古礼」

问你问藏着老生做甚么

小偷姐辞，清义正说一遍

好把个乖巧佳人，恬笑煞

偷姐言罢，存姐笑曰：「姐七，你休要错怪了人。那个老生合妹  
上是亲戚呀，虽好他请到中堂，却没有耽私过犯。偷姐说：你合  
他是甚么亲呀？坦然你合他有亲戚，也不该怪了我夫呀。我合  
他还有亲戚么？存姐说：只怕你合他的亲戚比着我还要亲哩。  
偷姐说：你合他亲罢，他是个汗子，俺是个闺女，待合他亲，甚么  
存姐笑道：「暖哟，可是你罢呀？你合他亲的时，前还没来到哩。待  
存姐微七笑，姐七休说我，俺家那个人，何必何他疑。  
姐七呀，你当他是那一个，却原来是俺嫡亲姑表兄。」

相当初根迷姁母来走動  
那时節人性不通孩子勢  
次后来你兩年庚六七岁  
这几年成人長大知廻必  
已擇定吉日良辰将你娶  
你二人能待几時不成对魏  
我劝你存心耐等佳期会  
娶过門足了你的心頭原  
好一个巧嘴女却会打起  
存姁言罢倫姐的脸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停有多时方才说  
咱合他尝七葛口把牙磨  
尝一处处土成堆做漏窩  
才做亲兩家原义結絲罗  
因此上走的姑家不甚多  
不久的花橋高駕渡良河  
你见他躲上藏上合不着  
须知道兩輪日月快如梭  
才省的相思尝入梦南柯  
小倫姐又羞又喜促双娥

道巧嘴的妮子不用来氣人了那不知是誰惹又成了他哩三  
五年前我曾见过他不是也是个模樣存姐笑而問曰瞞不了你  
的眼色你看他是比那几年醜了哇可是俊了呢倫姐用一双  
秋波帶笑聽着存姐推了一推說道你去罢呀甚么醜哇俊的  
哩儘舌吊嘴存姐說我还去不的還有件要緊的事没合你说  
哩正是 存姐開口把當借下回 定保養出大几荒

詩 禍福无門人自招 非关天命于能逃  
曰 輪不定保生間事 本地蒙冤要坐牢

俚詞勾開言曰正本话说倫姐聞听存姐之言便知前院中堂  
之内那个少年老生是他丈夫到了这闺女們大了都知道亲

愛女婿虽则面上帶羞哩心却極愛合存姐說活遂媽行姐  
拉住並肩而坐就低聲晃向起來了

俺姐羞又喜

滿口笑吟七

妹七口中喚

付耳啟朱唇

愚姐七问你一句真情話  
王家灘你那表兄王定保  
嘗想着那年三月二十九  
你妙子買東西前來看望  
那時他年庚止才十一二  
帶一个时樣秋帽散籃頂  
小妮子却休掉蔬再撒吞  
我合他十數年前結的親  
俺大外偶然感冒病纏身  
你表兄手拉哥兒進了門  
身穿着青套紫袍色七新  
厚低鞋紅緞相也綠葉根

叫我去拜望婆七把安請

誰想他急瞪兩眼低看人

羞的俺衫袖掩面低頭走

您姑母給我同个三百文

俺二人五六年見一面

恍惚七他那模樣沒看真

牙

中堂礼今日果是王郎否

他如今因為何故來探親

好妹七你对姐七從實講

休將他假語虛言哄騙人

偷姐手拉存姐低聲相問存姐笑曰姐七呀腸月礼那蘿白埋  
了背明礼一般的也動了你的心了么那不是王郎是誰呀他  
今已十七八岁長破面皮了從前您二人恍七惚七見了一面  
沒看真他的模樣叫姐七七心礼至到如今还是后悔幸喜今  
日您大外俱不在家淨俏牙人何妨再去認七他呀姐七

遂我采一行說着手拉倫姐就往外走倫姐双手用力把他推  
開叱之曰雜毛妮子一句正話也不說你給我去罷呀存姐  
見他姐上待惱了這才滿面陪笑說道姐上不必吃惱你我同  
是閨門之友无人之處啣笑几句戲言也无妨碍我實合你說  
罢呀俺表兄今日探素並非无故而來還有一事來求姐上未  
知姐上肯那不肯

存妮笑吟七 姐上休生氣 咱乃姊妹兩 從死无二义  
彼此是女郎 綉房旧作處 傍礼无个人 更有谁听去  
背地耍笑玩 这也不肖係  
那犯上緊促双娥紅了臉 氣的你口中短嘆又長吁

姐上消上氣罢妹上永不敢再說戲言了

問俺那嫡亲中表王定保 並不是无故探素到这裡  
都只为宗師大人下了馬 定明限五七天中就塌齋  
王表兄一盼心礼要赶考 可笑他糊塗爹外俱不依  
安排就背着父母私目去 盤費不平由没有牛分厘  
无奈何才上俺家來借貸 誰料偏人湊巧你大令合你  
大处不曾在家呢 因來求无过門的結髮妻

望姐上慨然快捋人情尤 權撮那王郎金榜把名題  
小存姐來給表兄弄虚臉 說个佳人无語把頭低  
存姐言罢倫姐低頭沉吟停有良久方不說道妹上說的这话

就不近情理了你那舅爷姑母一生一世就是你表兄入既  
叫他讀老就望他去考为甚么不依呀他家礼又不是賤不的  
难道说还疼也几于盤費不不成他今到來必非借不赴考定  
有别的緣故妹七之言还是哄我你若不吐实情我也不犯这  
个借貸存姐无奈只得把王定保輸个借当之事從实说了倫  
姐闻听此言粉面先紅低頭不語

小倫姐双眉低眉面先紅

低料頭慢啟朱唇嘆一声

双手兒十指尖上理磁帶

许多的心事俱在不言中

滿腹札九轉柔腸心暗想

只免着浑身發熱欠安寧

傷心來埋怨

最不该胡依非为无正逢

老谷外操心費力花不鈔  
而竟然南李賭博还命酒  
以這樣年輕幼小心胸大  
細看来紅顏命薄真不假  
这佳人口中不言心礼惱

指望你墳土上進取功名  
一場子敢輸欠賬八千零  
忽算明正人君子好老生  
我日后必上王門去受窮  
小存姐又把姐七叫几声

倫姐低頭思量多时不發一語存姐纔姐上你差个爽快人休  
做这鈍刀子殺人的事或应允或不应允你就開言吐語的说  
话呀怎么依着不做声呢倫姐闻听此言那臉上紅了又白  
了又紅的一连就是好几陣口中嘆了一声说咳妹七呀你那  
表兄若果是借貸了去以作盤費赶考的时節有何不可自古

以來的矣良女子裝上家被天火燒窮了女婿趕考沒有盤費  
往丈人家來借貸丈丈母嫌貧愛富昧了良心逼着退婚逐  
出大門都是他媳婦私自給他良了趕考得中也落个矣良之  
名如今你表兄來犯借貸去還掄不自然我还要知后来事不  
昔见高人语 而今記得真 居家须惜費 儉用勝水人  
俚词勾调言归正本话说偷姐将今比古的说了一大些仍然  
不之借貸存姐是个性急的女子如何吃的这样慢酒哇见他  
姐不肯不借羞了个面红过耳有心使个性子去了罢又怕  
悞了表兄之事娥眉一促又生巧计哩

存姐吊女孩 心机却赶蹀 又把巧计生 用言來激將

叫声俺姐七 不允不異樣  
你是兩口人 一小妹犯不上

我今運氣低 上了表兄当

平空礼前來使的甚么臉  
埋怨煞没有志氣王定保  
你自己无耻应受没体面  
既然是怕打不敢还家去  
閑煞人一去那知行遠近  
但恐怕來年要悞佳期会  
你只得十年八載將他等  
小存姐说话之間往外走

被人家當場弄个面死地  
最不该掄个借当我姑外  
还叫人空惹羞慚把口張  
也只得藏頭避禍走他鄉  
聞所說口外園東有馬狼  
休想去花烛交婢人洞房  
准備着紅粉佳人面影霜  
慌的他姐七上前拉衣裳



這倫姐由王定保處還沒娶過門么聞女大了便有夫婦之意  
存姐只一炷口就有願借之心但他心思太多是怕借的容易  
了恐開夫婿再賂之端一來又怕存姐看出他心中有情有意  
再打趣他所以假意推辭以掩存姐的耳目存姐心机灵巧也  
不肯一盃就走又用一條激將之策隔 庠若說了許多錯  
心刺骨之言然後才故依法致要去倫姐惟恐拉老了架子拉  
折硬弓了只得遂風倒舵又把存姐慌忙拉將回來帶笑說道  
妹儿你好性急呀你且休走咱姊妹二人再細上的商量人  
走也未遲

我方才故与妹儿说戲言

尔怎么堪以为真把臉番

馬姐儿搥不為他也為你  
叫妹儿说些打草驚蛇語  
有心待堅執推辭不允借  
倘若為你那表兄王定保  
想当初燕子数中閑聆人  
好个又万般俱是各人命  
小倫姐说話之間欠身起

唱二人姊妹何妨耍笑玩  
滿口礼几番振扇又敲山  
只冤着淡了妹儿心不安  
那怕他一去他鄉不見还  
他也曾坐待夫君十二年  
说甚么怕将任期好事耽  
從容人自去開箱取鑰环

倫姐開了皮箱取出了五件新做的衣服俱各未曾穿開敢說  
是五件甚么衣服呢青緞外套一件紅紬綿袄一件山紬衫子  
一件宝藍襯衣一件綠綾裙子一件這五件衣服蓋的好七的

便一个印花包袱包着也是倫姐失了檢点内有一隻紅綉花鞋夾在衣褶之内一时粗心忘了拿出来就把包袱遞在存姐手中

这佳人五件衣服未解包  
内礼边花鞋成了勾事鬼  
姊妹兩禍患根由親手遞  
小倫姐叮嚀囑咐呼矣妹  
就说我托你口传几句话  
憑着个干伶百俐讀書客  
也要知前車既覆后当戒  
双手兒遞與存姐女多嬌  
断送的定保含冤罪难逃  
那知道衣中夾帶尖翹七  
湏对你表兄細上訴根苗  
務要他銘刻肝腸緊記住  
為甚么甘心去做小兒曹  
万不可再賭揄不第一遭

從今后急早回頭速改過  
倘若是还不之后还如此  
揄下賬情急投亲來借當  
自古道重受駮來人受勸  
这佳人托付妹七功夫主

存姐見倫姐這七切七的叮嚀口七声七的囑咐不由的就又含笑而呼曰姐七既賞了小妹七的臉小妹原替姐七把这話兜梢給俺那表兄但小妹嘴又拙性又不好恐怕忘了說不周全还不如姐七你自己前去亲口見囑咐他一遍叫他牢記在心永不再犯豈不是好么你相妻合听如軍令这枕边言那

个男子不听人家都说你结实一点东西也不肯借的给人怎  
么俺姐夫问你借当颈你就不结实了哇弹花垂子赶饼没的  
就是心礼厚些我一张口之时就看出你的光景还做也当性  
致哩这些话把个偷姐弄的也就无奈他何了

小偷姐用手一指便闹言死冤子你说话不像闺门女婿媚媚

一付嘴反正講來皆是理就是那法仪蘇秦应答难

死妮子生来有些猖狂樣该找个利害女婿把你纏

这不是五件衣服拿了去却休要后日悞了姐七穿

堂言况不作中保無煩惱須知道吃酒提瓶便是愁

你表兄而今借当多容易但怕他回贖之時没有个

妮子呀既是受我款就受脚

小存姐闻听此言抿嘴笑

少不的千斤担子你承挑

你看他扶着包袱一油烟

存姐扶着包袱笑曰你自己心礼短女婿惟恐缺了好事才借

当颈给他还不呢却叫人给你封账到日后俺表兄不给你回

贖的时請你自已去要去罢呀你上他家礼赖着他他不来了我

还不收哩偷姐又笑又恨場地巴掌照着存姐臉上就打存姐

扶着包袱一油烟就跑了眼着着

詩存姐欣然拈当来平添定保一場灾

田舍冤被屈堆馱救还得法門二女孩

万事憑天不自由堆法一世地无憂

揄不定保直堪嘆 險在南平把命休

俚句勾留言曰正本垢说存姐扶着当颈回了前院见了表兄  
王定保带笑说这包袱礼五件衣服俱是新做没曾展的俺  
姐七做下两俺着做媳如往您家礼去的时節好弄却休要悞  
了日期下回呀王定保一死又羞又喜把包袱拉在手中辞行  
就走存姐笑道哥七你且慢走俺那姐七媳媳还有许多的  
要緊話兒叫我囑咐你哩

王定保立刻辞行要起身

小存姐忙伸玉腕拉衣襟

笑吟七口呼表兄且慢走

我还有緊要之言向你云

小妹向姐七房中去借当

他犯了多少难为才堆咱

但怕你过日掄个再来借

因此上勸指一回又勒

他那礼切七厚七托付我

捋几句良言说在你的心

回家去痛悔前非勿改过

老房礼尊心致志念持衣

倘若是入泮登科得中会

也不枉姑外提了一回亲

呀

却休要仍蹈故轍再如此

天地間没有志氣怎算人

小存姐叮嘱一回撒了手

王定保借雨合看出了门

存姐将表兄送至大门以礼定保辞谢而去存姐把大门上了  
门鎖仍回倫姐绣房合他姐七要笑这且不在话下单说王定  
保挟着当颈出了法家湾也不回家一直扑上府城去尋当店  
行走之開口中不言心礼暗想不由的嘆了一声心礼自己叫

着自己的名子说王定保哇王定保你做的好事呀放着诗书不念平空礼吃的甚么酒赌的甚么小咒掬下死的还账却来这未娶过门的媳妇手礼求讨周济自细算来你也就难称为孝的君子了

现如今事已做错悔後遲

也不过傷心理怨我自己

人岂说赌不吃酒非君子

才知道这句话果是实

想当初不该猜个去壓空

却弄的掬下欠账人不依

无奈何喘逼双亲来搗鬼

去求告未出闺门结髮妻

幸亏了恁氏表妹嘴兒巧

也费了许多唇舌他才給

虽然是五件衣服今已借

定被那佳人暗笑我无耻

又搭上招将良言吁囑我

不消说傷心无语自悲啼

怕後日怪慢夫君打活柄

那时前无言答对把头低

王定保前思后想往前走

猛抬頭府城不遠在咫尺

王定保進城典当这且不表再说这府城西门以礼有一人姓李名杰字殿兒是个武弁前程家中巨富廣有良不人人都称他李大夜此人生性凶惡慣行伯道衙门該熟欠打官司橫行无忌奸詐多端城礼卿间人人皆怕这一夜恰好他家礼失了盜被賊偷去衣服他便帶領家人数名往各当舖礼前来查坊此口王定保進的城来並不知当舖在于何处只見一位年老之人站在街上王定保上前拱手而问曰借问老翁当舖是在

那礼呀老者用手往東一指曰那边門看旗杆上有招牌者便是王定保说造多蒙指教了

王定保素手高揖谢老翁  
走不遠座北朝南門一屋  
門傍礼立杆独旗不高玄  
旗杆上招牌只向空中掛  
不由人仰面朝天仔細看  
影壁上当字大如方草箇  
这老生扶著包袱往礼走  
恁煞人少尸无門恁出入  
你看他順着大街上正東  
論排場較北庄農大不同  
原素是半截油黑牛截紅  
上边有大字垂金耀眼明  
字号是新開小典叫元爽  
礼外的素上往七有人行  
猛然間看見当房吃一京  
滿面子挨排立著大恁恨

待说是大家人家爛馬廠

細看未並无草料在其出

到極像及係囚犯監牢獄

一个家没帶刑具犯注繩

王定保猜了多时把頭点

我是

这相是財主翁的狠心籠

閒言取笑暫且擱起再说王定保進了当舖坐下歇息片时这才把包袱遞上去估当的接在手礼放在案子上解開包袱帶子一件一件的展開細看只見这几件衣服煥然皆新未穿次娘是贡缎袖是贡袖真好材料看到第二件上從袖中吊出一件東西墜落地下咳这就不好了佳人鞋落地才子要入籠詩佳人愛婿最多情  
私借衣衫暗玉成  
日堆料好心反目悞  
險些斷送小老生

俚詞提过老接上面话说估当之人只见衣袖之中一物墜地  
慌忙下腰拾将起来一看原是一隻紅綉花鞋又尖又小針線  
花樣十分精工拿在手中呆人的低看哩李武奔因为失盜前  
来緝访正人坐在当房礼吃茶估当的见此衣服之中吊出一  
鞋鞋未便疑王定保是偷来之物心中犯才寻思不想李武奔  
在傍已自早看见了連衣帶鞋接去看了一遍遂向王定保高  
声問曰这包衣服却是你的么定保答曰是我的李武奔又問  
曰一共却是几件呢或是甚么鋪緞的或是甚么綉布的或是  
甚么顏色細人的一件人说個明白我好給你估價不哪这一  
問就把王定保难主了

说起王定保 时運算不濟

借当走的慌

失了大主意

衣服未解包

何尝看仔細

顏色全不曉

材料何能記

惹出大禍来

夜司有誰替

可憐他念了件数多合口少

倉猝聞急駭兩眼似挣難

他從來未到人前洗面觀

这几声問了一个嘴界赤

羞斫人怯口結舌无言对

而竟然面紅过耳把头低

咳

明人的反盐自作私盐賈

平空礼將真成假啟人疑

李武奔拿着張三当李四

一夾臉跳將起来大不依

惡狠人手指定保連声罵

罵了声狗窃狗盜鬼蜮皮

你也該遠近問名坊一坊

李大夜虽則不才誰不知

而竟然看中我的集好趁  
寅夜间跳过高墙使顺梯  
偷去我细绢衣服正五件  
包袱礼现有妹人鞋一隻  
真果是天網恢人疎不漏  
贼匹夫典当衣服来的遲  
现如今贼赃并獲亲眼见  
少不的去尋捕役趙大鼻  
李武拿把王定保僻口大罵王定保極口分辨情理李武拿那  
礼肯所吩将手下家人先把王定保使一条繩子拴起来立将  
捕役趙大鼻叫来牽着王定保立刻就去道衣動刑疾審敢說  
这老就騙的不循情理了王定保也是十七八岁了生的又極  
伶俐人家平空礼当贼拿他人就善便依了么如何就肯安穩  
人的叫人家牽去见官呢原来不是这等說王定保本是个軟

明志生性情 倅生未口说见了不識面的人連話还不敢說  
只因掄不沒的还嫌逼的沒有法了无奈才去借当这是初次  
進城已經胆虛偏人的弄出事来又说不着衣服的件数李武  
拿硬强当贼拿他又京又惱又羞又氣就像个呆人一般弄的  
連說也說不出来了莫說一个軟弱生拙就是个剛強汉子到  
此单絲不線孤掌难鸣的地位礼能狼难及更大好手不敵人  
多也是牙可如何

尝言说人生万事挽由天 又道是福无双降祸不单  
王定保情急借衣来典当 买指望本房借债去还不  
谁料想一隻綉鞋惹出祸 破人家抓住就用繩子拴



怕人的拿着良民当贼盗 屈煞人憚身是口分辨难  
 原家丁拉人扯人擁着走 正定要捕役緊跟在后边  
 大街上许多看的纷纷嚷 在傍礼交颈接耳亦论谈  
 这个说看他極相壞主子 那个道怎会做贼爬顺杆  
 这个说此人好有十八九 那个道可惜青春美少年  
 这个说偷盜別家还容可 那个道不该去惹李大夜  
 这个说武圣原非自油货 那个道自来行事不怕天  
 这个说送到当夜就是死 那个道休想此去得生还  
 且不言市人齐口互谈论 王定保被人牽扯到跟前  
 李武卒令家人合捕役把王定保拴着脖子惟人到了哭

的李武卒心中暗思曰此人虽然可疑奈他所带的衣服或  
 係不是我的赃物我若把他送到县上小小法公有些刑决之  
 氣倘或重木成真贼便是诬良为盗了不如把他送到捕衙那  
 边去不過使上千数兩良子他是贼也是贼不是贼也是贼把  
 那五件衣服成了我的英雄且顶着号省的人家矣虽我憑着  
 个武卒不能断案就是这个主意李武卒想到这礼便令捕役  
 把王定保送到捕衙那边去了

李武卒惧怕青天良民  
 你看他一促眉头巧计生  
 令捕役繩子拉着王定保  
 尖五的送到西边督捕所  
 囑家人送入文良十兩正  
 買透了正定四衙糊塗由

见了个立时就把良心昧  
便坐堂候定保小生  
最可憐见面就是二十板  
只打的血流階前滿地紅  
狗賊官一声分付把賊帶  
捕役們揚眉怒目十分凶  
將定保架在永安桌兒下  
你看他手拍京堂向一声

这个四箇乃紹興人氏舉名叫畢如刀有个外号叫他个虱子  
不倫情理就是爱不置了李武幸这十兩良子便要和王定保  
弄一个屈打承拍所以见面先打然后才问口供用手把京堂  
木一拍大声喝曰好一个王定保小少年紀不務正经生理便  
要做贼去上大盜偷了李大良衣服一包你的家是谁一共  
偷了几次所偷的失主俱是何处叫甚么姓名一一從实供来

若是不吐实言准你还要吃打哩此的王定保嚇了人魂不附  
体怯口结舌有心待说了实话又怕連累了張氏表妹更有未  
娶过門之妻俱要出官你証志实有不忍待要不说实话脱不  
了还得吃打也完不了官司不能鸣冤前思后想万分无奈只  
得尽吐实言

王定保心中悲痛泪如梭  
桌案前口呼老令把头磕  
我父亲姓王名子叫王润  
高堂上慈母郭氏尝念佛  
俺如今虚渡光阴十七岁  
孤单之下无弟来上無哥  
自幼来不敢妄为安本分  
逐日礼從師誦讀在南学  
同窗們背着先生把个赌  
大不幸小人帮了八子多

死奈何 怯家情 礼求借 餓  
轉借了几件衣服來典當  
失主意 輸不實 係真情 爭  
王定保 死奈直 將笑言 告

姑外家 相炳表 妹女 姣娥  
誰判想 平空 別進 是非窩  
我從來 做賊 之事 推不着  
下回也 張家 情礼 滾了 鋸

